

靖獻遺言

七八止

2528
3止

和
2528
卷 3-3



靖獻遺言卷之七

燕歌行

處士劉因

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一統志保定禹貢冀州之域五代晉

割屬契丹元改保定路容城則保定屬縣
○冀州卽堯舜所都幽都幽州而周封堯
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皆此地唐分爲四
十三州至五代後唐從珂自立忌其河東
節度使石敬瑭徙之他鎮敬瑭拒命唐發
兵討之敬瑭乃與其將佐桑維翰謀奉表
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
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以與之卽
皆冀州之地也劉知遠諫曰許以土田恐
異日大爲中國患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
磯貝靜昇氏贈



喜將兵，救敬瑭。唐兵大敗，從珂自焚死。契丹乃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遂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與契丹。卽四十三州，數內向所謂盧龍鴈門諸州是也。周世宗卽位，自將伐契丹以復之。關南悉平，遂欲前復幽州。遇疾還，祖宋神宗時契丹使人來乞別立界至。王安石勸神宗曰：「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終爲異日興兵之端。及徽宗宣和中，金兵日強，連陷契丹地。於是徽宗遣使約金，夾攻契丹。取石晉所沒舊地。旣而金人又與宋構隙，大舉兵入侵。至靖康之亂，全真之地盡沒于金。而後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竟陷于蒙古矣。

千百言過目卽成誦，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初

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安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元。

世祖以薦徵之爲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徵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至元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聞者嗟悼歐陽玄曰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怛然企乎先主

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元有國以來言

處士必宗劉靜脩也又贊其畫像曰於裕

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世祖太平裕皇建學官中

命贊善王恂敎近侍子弟恂卒迺徵因繼之而因辭歸也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漢高祖已并天下使叔孫通起朝儀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薛瑄曰劉靜脩

冷古吾不行往矣無汗我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曰靜脩不屑

就其意微矣

薊門來悲風易水

即太子丹使荆軻刺秦主，送至之處

生寒波雲

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礴西山

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遙相連風雨

隴崖叢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

道義無丘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

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

契丹呼敬瑄為石郎

曲終

哀思多

按劉因不仕元先輩既發其意而如此

行結末者尤的然可見因以身為幽燕

故地之氣類生族而高陵逸舉不肯污

染戎虜異屬之本心不特傲睨濁世淪

唾祿爵而已也薛氏所謂微意者其此

也歟

因又渡白溝詩曰一聲霜鴈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萊公灑落近

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

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

泉聲濕餘愁萊公謂宋寇準澶淵之役顯德謂周世宗鑑硯謂桑維翰兒皇謂

石敬瑭失榆關路謂後唐莊宗將周德威恃勇不脩邊備幽州榆關之險遂為

契丹所有也沙陀則莊宗養父晉主李克用亦夷種而至莊宗率有幽燕遂稱帝滅梁矣事並詳于正史通鑑等又登金荆軻山詩曰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盃晚上易臺詩曰海嶺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又曰萬國河山有帶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望易京詩曰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全未消右數詩亦皆足因特表出之夫以此律之則

許衡吳澄等失大義之罪無所逃焉

丘濬曰孔子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元之許

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況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爲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楊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者何責焉

梁臨曰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可乎然則爲衡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許浩曰胡銓謂三尸童子至無知也指太

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犬豕也衛

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

袁黃曰衛新鄭

人以金泰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顯於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略衛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殘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按元史衛懷河內人世爲農父而衛父避地河南生衛新鄭自元世祖爲王秦中徵爲京兆提學及即位復應徵官至中書左丞及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陳時政與機務焉一統志懷河內禹貢冀州之地宋屬河北西路新鄭禹貢兗豫二州之域乃宋太祖以來至欽宗所都開封府之地也又金泰和九年卽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歲猶爲南宋全盛時矣然則衛雖未嘗仕宋而浩謂之宋儒尚爲有所據而黃徒由金元蠶食侵奪

之後言之小復論故地分域之根本可謂疎矣且脩德之與以力其方雖不同然至于教元取宋則與當時公卿之略何異夫以幽燕之地石晉以來三百餘年沒于夷狄而劉因猶固執舊域寧辟世獨立以不汚若衛之生則宋本地而故都所在乃不辨別其視委于東虜如盜賊人家竊據府庫而爲舊家僕者不能逐之指爲盜且有更爲之計畫挈引以誨殺主人專家基之術者是何理耶或曰是則然矣而懷孟新鄭皆沒于夷之久已致租賦爲之役屬則是爲其民也曰不然大抵有一世之鮮有萬世之鮮有一人之鮮有一家之鮮有一國之鮮有天下之鮮體勢益大則關係彌重如衛於元則所謂與天下萬世同鮮者雖天壤與腐生民與糜不仕可也固不可以遠近舊新常態而論也如劉因生于衛四十年之後而其卒也亦後十餘年且

其祖族曾仕金爲官而因超然不顧是其所以爲不可尚也已況致租往役固庶民常事與當仕者又有間焉不幸到此無舊君真主可與輔以攘逐異類恢復舊疆則蒸糲羹藜食已力以終身至暴威劫迫不容但止則死生以之如龔勝謝枋得何不可爲之有曰王虎谷又謂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昭王卒用孔子相楚必有夏以變之之道將不用於東而用於南矣衡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爲也此說奈何曰此尤妄論夫孔子於楚豈使之終僭王統廢周君令當時天下諸侯改轍北面朝觀奔趨于裔戎之廷耶必將教其君臣抑僭竊尊天王舉四海之內復文武綱紀之舊也是之謂用夏變夷大抵聖人大作略大力量回天翻地決非常情所

及而春秋大義分夷夏討亂賊所謂昭如日星者則未嘗易也是乃與許衡忘本國殊異虜與之謀絕宋三百年來正統以爲得計者正相反矣以此相比何其不思之甚至於君臣廢之說則亦殊可駭夫能辨舊壤本統大分守正不履君臣之義孰大乎是若以其乘勢圖并天下乃視以爲君臣之分已定不復問其主賊正非如何則不論女真蒙古雖王莽曹操輩亦以崩角屈膝甘受其畜豕羈策唯恐不速之不暇爲事理當然而一時所謂忠臣義士奮憤報讎守死不貳者皆爲亂臣賊子之魁也以是爲君臣大倫不廢吾不知其何說矣故嘗反復究論以謂元代百年士君子所以處身者只有二字不仕而已矣舍此則粉飾分疎徒爲譏譏而棄滅綱常獲罪名教之外無所得矣曰然則宋若能尤復舊域則因果出仕乎曰因本非遺世而自逸

者其可仕而仕又何疑曰因生幽燕其不仕夷固也若不幸祖父以來爲所劫驅生育于彼域中則如何曰流移轉沒固亂世之常但生族本系終非其種則無可變之理因所見本末灼然可驗必不仕矣

丘濬又曰嘗視劉因所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

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視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見也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袁黃曰因又爲劉仲祥著蠡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謙訥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葆齋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脩德而高之不置其殆爲許
魯齋與

又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視衡此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

丁奉曰丘璣山不滿於許衡吳

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北產也元之故士也此其所以仕元也況臨終語予勿請諡立碑則其仕元之恥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余謂奉此說可謂卑陋甚矣夫衡以道學之士而出處死生之際乃與質同轍則所謂道學者果何事而其爲名教之罪不啻倍于質也是其自速之恥辱何過之有而足復憐乎至於北產故士之說

則其失同袁黃已辨于前矣○周世宗將殂召其相范質等入受顧命立子宗訓時七歲已而殿前都指揮使趙匡胤自外率兵入汴廢宗訓自立稱皇帝國號宋初入也將士擁質等至軍士厲聲懼之王溥等降階先拜質亦拜遂仕宋復爲相將死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周禮曰質等周朝舊臣食祿受恩非一朝一夕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讎安足爲人

又曰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吳澄宋朝鄉貢進士

澄

西撫州崇仁人宋時爲鄉貢進士及元滅宋以程文海薦仕元至顯官詳于元史

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

孔子春秋之教哉

張時泰曰春秋於父兄之讎則曰不共戴

天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讎也趙孟頫仕

元其無恥孰甚焉

元已滅宋程文海薦江
南遺士宋宗室趙孟頫

世祖擢用之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君子非之

范祖禹曰建成爲太子且兄
也秦主爲藩主又弟也王魏

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
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以弟殺兄以
藩主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
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
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
也按程朱所正王魏之罪已著矣此不敢
錄若子孟頫之事其天屬人合又王魏之不

同者也子孟頫字子昂雖書畫精絕惡可取
方孝孺曰予嘗論夷狄之不得與於正統
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
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
乎其末之熾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
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
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

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
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富貴
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
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
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
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
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
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

因又馮瀛王吟詩臺

馮道瀛州人五代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

急於倒懸而道爲人滑稽多智不擇可否
浮沈取容後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
不離將相公師之位以一身歷四姓十君
後封瀛王臺在易州太寧山道吟詩於此

云詩曰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

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
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
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
庭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
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
蚩民謂茲聖與儔

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

往以德量推之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尤不有歐

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

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剷疊嶂

一洗它山羞

宋趙秉文吟詩臺詩易州山

山意似羞人識面雨昏丞相賦詩臺

歐陽脩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

其有不滅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

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

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

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

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

肯出歟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

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

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

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卽

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

聞之曰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
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
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司馬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
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
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
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
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
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爲女不

正雖復華色之美纖絀之巧不足賢矣
爲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
足貴矣何則太節已虧故也道之太節
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當是
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
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
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
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

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
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
遠害爲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
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若道之爲
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孝子田君墓表曰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
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
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
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
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
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
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
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
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
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
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

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

手錄金源

女真始國于按出虎水之源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因以爲號

貞祐

金主陶年號一作貞祐非下同

以來致死於其所夫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死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

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
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
而君則惻然伏忍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
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
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力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一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
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
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
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
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
其所以爲孝子者歟銘曰嗚呼蹈斧鉞而
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
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
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
式之孰獨匪人

靖獻遺言卷之七終

靖獻遺言卷之八

絕命辭

明建文帝侍講直文淵閣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

一字希古

洪武中以薦召見太祖

喜其舉動端整謂太子標曰此壯士也當

老其才以輔汝矣諭遣還鄉孝孺歸杜門

著述若將終身焉久之復徵至為漢中府

教授太祖崩太子先卒是為懿文帝太孫

允炆

即懿文之子

即位改元建文因稱建文帝

召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
從太祖先命也孝孺德望素隆建文帝禮
遇甚重一時倚重初懿文太子之弟太祖
第四子棣封燕王素蓄異心及太祖崩太
孫卽位以朝廷近臣齊泰黃子澄等更革
舊制削弱諸王因以誅齊黃靖國難爲號
反北平引兵南下諸路官軍相踵敗績燕
兵遂渡江逼京城孝孺乃作絕命詞自分
必死諸臣勸帝出幸孝孺請堅守誓死社

稷及燕兵進駐金川門谷王穗李景隆等

開門迎降棣遂入城帝乃縱火焚宮變服

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建文四年也棣遂

自立卽位

是爲成祖
文皇帝

廢建文帝太子奎爲

庶人幽之中都矣棣之初發也姚廣孝

卽

道衍棣之
謀主也

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

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

下好學種子絕矣棣首肯之至是孝孺爲

賊兵執以獻棣欲召用不肯屈一日遣諭

再三終不從既而會議頒卽位詔棣問左
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命出自獄孝
孺斬衰而見悲慟不止聲徹殿陛棣降榻
慰諭曰先生無勞苦吾欲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既稱周公輔成王今成王何在
棣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
立成王之子棣曰國賴長君君孝孺曰何不
立成王之弟棣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
又授以紙筆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爲

我作詔命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又大
哭且罵且哭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棣大
怒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
張芹備遺錄曰王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令復繫獄以

百四十七人

鄭曉吾學編云
八百七十三人

焚夷其先人

墓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
母族妻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
門生亦皆坐誅然後磔孝孺於聚寶門外

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凡七日罵聲

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六

姚履旋遜志齋集外紀引忠節

錄曰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鋪銘嘗受學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知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刑之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兩子亦論死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提調衛

外親自抄提後死者復數百人初詔收孝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二女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孝友孝孺季弟也及親屬皆就戮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

友乃口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

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

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孝孺弟云

吳應賓曰

王予而降迄于信公成仁取義者踵至獨我明正學先生廢百體湛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尚論之林所無有也先生不以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愈不可解則爲先生謀蓋不爲周廣文死不失義辟不及孥而忠知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爲廣文使先生復爲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以七尺殉而不知君之可以十族殉也有裹糧坐甲而悍于軍者退不暇爲廣文而進不忽爲先生則將以中庸解乎長平坑卒與其死降孰若死戰睢陽之役刑書馬烹愛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饋壯士夫非率

土地而食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爲
虜臣者不可復爲唐裕且暮之間榮辱相
萬誰謂兩將軍不仁爲先生也族者不害
爲先生也死爲先生也死者不媿爲先生
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況
爲先生之伯之季之妻之女者乎而補先
民之缺以教萬世雖謂孝孺幼聰穎絕倫
先生爲終古一節可也
雙眸炯炯如電六歲喪母哀慕如成人甫
髫齡日讀書積寸一目十行俱下爲文雄
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
宦遊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
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自是精思

力踐不已弱冠從大史宋濂遊時濂門下
一時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孝孺顧反不
悅文藝恒以明正道闢異端爲己任凡理
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
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
歸大通見於論著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
不同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孝孺與鄭叔度書曰
病夫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
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
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句
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

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得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欲知其所以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

和粹貞

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嘗被誣謫戍上疏乞以身代及教授漢中日與諸生名士講習聖學切磨道義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

又自名其齋曰遜志

孝孺友人林右序遜志齋集曰流而不可

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

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
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
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
乘吾道之無人成敗其間根蟠枝散固植
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不
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
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
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
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方方能剖天
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
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
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
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
之學耳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沉聞
前朝之故實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
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太
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

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
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
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天下
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
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
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
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天下莫
不信之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
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
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蜀獻

王聞其賢數延之處以賓師道經其師墓
因走荆榛往祭且卹其孤遺備至每見蜀
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賜號其讀書之室
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王又嘗賜教

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孝孺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矣孝孺已死平生所著述有僅存者而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鏤梓以傳其尤所用心者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募臣賊后夷狄雖一天下不

可爲正統作釋統二篇其他雖往復尚論半束片辭之餘亦未嘗不惓惓於綱彝經綸之務廉恥節操之守也至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云顧璘曰以孝孺王佐之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謀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磔身沉族而氣不少回嗚呼忠哉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燕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門候捷入急下鐵板傷其馬首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捷窘大怒攻久不能克舍之南去鉉乃設宴犒問辛苦述賊賡歌激發忠義又有東昌及小河之捷中原震動至捷欲北還既而渡江入城鉉尚擁殘兵駐淮南燕兵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

王世貞曰鐵公馮未堅之

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吏有靡碎膝無小屈斯為最矣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子寧嘗謂金幼孜曰子他日為良臣我為忠臣兵起子寧疏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及捷篡位召子寧責問不屈死親族以下坐徙死者數十百

人羅洪先日子寧本涇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寔生公比及第復居金前守祀公于峽之鳳凰山涇人爭之夫三洲隸金則涇祀隸峽則峽祀金與峽皆公故鄉何擇

焉彼之爭者以公在淦則淦重，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淦與峽重者，止一死耳。

翰林院脩撰王叔英、燕兵至金陵，知事不

可為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自縊。

其辭曰：人生寄

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矣，愧無伸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妻劉氏亦縊死，一女赴井死。

井死。

監察御史曾鳳韶嘗奉詔于燕，不屈，隸纂

位召之，再終不應刺血書憤辭于襟。

其辭曰：予

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錦衣之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丈天祥。屬妻李氏并子

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刎。李氏亦經死。

禮部尚書陳迪兵起，上疏陳大計，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隸

纂位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

迪叱勿言，罵不絕口，隸割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迪曰好吃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肉
好喫益指斥遂俱凌遲死衣帶中得詩其詩
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縣
論千秋公論明於日照敵區區不貳心又
有五噫詩並悲烈

蘓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兵起黃子澄避
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守土之臣當與城俱
亡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總兵勤王時禮科
給事黃鉞丁外艱歸善以書招鉞即日營
葬訖遂趣健篡位捕善急善麾下縛善去

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二日求死
或告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
決無二心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
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食尋善死節
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
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
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
死

沛知縣顏伯瑋唐魯公後兵起郡縣皆歸

附伯瑋獨以死自誓燕兵攻沛援兵竟不
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子有為還曰汝歸
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其詩曰本
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心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報達聖明夜燕兵入
東門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
報國自經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
自刎以從

侍中黃觀

初從父贅姓許後復本姓

建文中隄索齊黃

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兵起奉詔募亡督諸
軍勤主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
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翁持
釵釧佯使奴出市酒殺急携二女率家屬
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
聞帝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網
磯湍流之中

浙江按察司使王良以忠孝自許燕兵既

入京良誓以必死，逮召之，良執使下獄。收諸司印，携歸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與家人同赴火死。

刑部尚書暴昭，逮位執至，昭抗罵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猶不絕。斷頭乃已。濟陽教授王省請難，兵至，陞明倫省曰：「今日只說君臣之義，觸柱而死，子禎亦死。」戶給事龔泰，燕兵駐金川門，泰與妻訣曰：「吾分死矣，被執已釋，投城下死。」

景清

即耿清

比逮，篡位陰懷，豫讓之志，欽天

監奏有星紅色犯座，清果衣緋，社中藏劍，不克而死。

按建文臣孝孺之外死節者數十人，詳具于備遺錄。皇明通紀等書今不悉錄，特附其著者以見一時忠義之盛云。初，燕兵已過江，建文重臣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與衡府紀善周是脩俱約同死節。燕兵駐金川門，宮中焚燎明。

日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拜宣聖遺像自
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旣而隸入城安王
楹茹瑞先叩頭降之胡廣金幼孜以下六
人亦皆前約與蹇義楊榮等二十餘人皆
勸進迎附遂多至大位矣

李卓吾藏書引
項綴錄云成祖

渡江周是脩與胡解等俱有約旣而解令
覘胡如廁回問家人餞猪否解笑曰一猪
尚不捨肯捨性命又引天順日錄云解後
爲是脩爲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
與爾父作傳邪按此一節殊可醜笑本無
足言但解殆有虛名故特錄之○鄭曉曰
方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
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

斷然不可泯沒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
會功名名史有別書以故彭韶袁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黃福鄭賜等

亦與胡金輩皆有所關係于建文朝而初
不肯降旣又自陳乞宥復被進用永樂十
二年隸命胡廣楊榮金幼孜黃福等纂集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頒布于天下云

余嘗論朱子明聖學植綱常爲天下後
世所尊信表章固非一日而其間太不
幸者有三焉宋理宗也元許衡也明文

皇也何也朱子大中至正之學百世俟
聖人而不惑彌久彌信者固自然之理
必到之勢雖莫此輩奚憂乎其不發顯
流達也政使適關氣數人事之變數千
萬世沉淪蔽塞然吾聖賢相傳綱常名
教之學者豈有憑此等賊逆臭穢之徒
虛美相誑同惡相掩鼓唱引重而後可
得行耶吾知朱子在天之靈其憤罵排
斥而不容也必矣武王周公克殷制禮

立政澤浹生民威加四海世祚之永八
百餘年可謂盛矣誓誥之策風雅之典
可謂富矣而終使天下萬世凜然知名
分大義之嚴不可得而犯慚德口實之
責不可得而辭而不至天壤易處人類
斷滅者則特在乎西山餓死兩匹夫而
已矣故予於二不幸已爲朱子歎而於
此又有爲之賀者何也當理宗時也幸
有若李燾矣當許衡時也幸有若劉因

矣當文皇時也幸有若方孝孺矣皆以
豪傑之才醇正之學而篤信朱子確守
綱常寧避世就義以各遂其志與西山
餓死并五匹夫矣到今風采義氣烈烈
如秋霜夏日昭揭常新夫然後聖賢綱
常之學實爲有賴而朱子在天之靈於
是亦有所慰夫

孝孺又題朱子手帖曰君子之與小人較
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

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
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
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
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
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
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
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
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沉繼祖輩極
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

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蠟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又竊謂方孝孺平日學朱子而此文所稱尤足以見其所式所養之素矣是以方躬親臨大節蒙大難也奮前壁立磊磊落落以致其命其豈一時感慨矯激士之所能及哉及其已死也族黨門類

株逮剗盡天下莫敢稱其姓名而防禁
方酷遺文手書焚燬散脫湮晦埋沒將
隨朽骨而俱亡也及數十年之後勢易
理存而後偉辭微言醇行精忠家傳戶
誦震蕩磅礴愈久而彌熾矣此其始終
履歷凡是文所道無一不讎其言而其
是非之定于百世者又皆如合符節其
亦可謂不食所言不負所學真丈夫也
夫抑士處身行志何可較異日顯晦但
是非之正論議之公天理人心所同然
者乃與天壤不容得而泯滅而其大端
根本取舍得失之機皆在于己而無待
乎外矣則誦孝孺之言者於所謂爲君
子之歸者亦可不庶幾有所感悟以自
警也哉因以此終編焉

靖獻遺言卷之八終

書靖獻遺言後

古今忠臣義士素定之規臨
絕之音見乎衰頹危亂之時
而表于青史遺編之中者昭
昭矣每捧誦而覆玩之其精
確惻怛之心光明俊偉之氣
使人如際乎當時接其風采

而感慨歎息歆慕奮竦有不
能自己者其亦可尚矣哉間
竊纂其特著者得八篇謹謄
錄如右且稽其事蹟大略紀
諸本題之下令其發于聲辭
之各所以然者有以并考焉
至其他一時同體之士可因

而附見者與先正格論有關
于綱常之要以及夫媮生忘
義飾非求售以欲欺天下後
世者又率得類推究覈以屬
卷後嗚呼箕子已往矣而其
所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者萬
古一心彼此無間如此然則

後之讀遺言者所以驗其心
亦豈遠求也耶淺見安正敬
書

京師二條通衣棚

風月莊左衛門發行

